

阿Q在今天的生活和表述

文/周涛

周军成的这本《半截老城墙》大致上是被我读完了。现在能被人读完的文学作品已经是凤毛麟角,大部分读不下去。这说明军成写东西的路子很特殊,他有他的味道,与现成的东西不同。

如果让我概括对他这本书的总体印象,现成的有个鲁迅先生的阿Q摆在那儿,周军成就是一个活着的阿Q,区别是阿Q不会写自己名字,周军成不仅会写名字还会写书。毕竟时代不同了,新一代的阿Q可以用写作当镜子清醒地观照自己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阿Q自己写不了《阿Q正传》,得鲁迅写;周军成自己写《半截老城墙》,不用别人代笔作传。阿Q作为旧中国国民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的一个典型,虽然可悲可笑,却是旧中国以及更旧更旧的中国社会长期积弱积愚、民智未开造就的。阿Q精神不仅仅是属于阿Q的,大多数中国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说它是国民性并不为过。国民性国民未必能看得清,只缘身在此山中嘛,鲁迅从别的山返回来,再加上独具胸襟眼光,一个活的阿Q就出来了。在《阿Q正传》里,阿Q画完了圆圈喊了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赢得一阵喝彩,被砍头了。但是他的魂魄悠悠荡荡,应该是附了周军成的体,于是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生活续写阿Q的故事。

在《半截老城墙》里,写的都是童年往事,而且是有关世俗生活的真实、传神的往事,算得上是难得一见的“老照片”,也算得上是这座城市早已失踪的“半截老城墙”。写童年往事并不稀奇,关键是怎么写。他的

笔下既没有明朗的天空也没有青嫩的草地,这个“焉坏”的“从那以后腰就再没有直起来”“这之后很多年崴脚成为一种习惯”的新一代阿Q,经历了阴暗、暧昧、甚至是荒诞的少年生活,他始终像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那样冷静地看着自己,就像周军成看着阿Q周军成,不动声色,不动感情,让别人去判断。

这使周军成这本书有了一种卡夫卡散味的味道,人生充满了荒诞感、盲目、荒唐、愚蠢、可笑,人像动物一样无知,人的行为完全缺乏根据,在大白天像盲人一样伸出双手四处摸索。然而在这一系列荒诞可笑的往事后,是沉痛,是清醒,是哀莫大于心死。

这样一种真实是十分难以获得的,它更需要一种独立的、不求上进的、弱者的坚定品格,才能把这样的文字一行一行地写下去。所以说,周军成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这个新一代的阿Q最终使自己从阿Q蜕变成阿Q的书写者,这个变化使他曾经有过的阿Q式的全部生活有了意义。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丛林中,有雄心勃勃、屡屡得手的掠食者,也有不战自降、远远观望的弱势者,这个舞台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演绎着比大自然更复杂的内涵。然而对于文学和文明而言,舔着伤口躲在洞穴里的思考,远比在马赛马拉草原上的追杀更有价值。这既是文学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让边远地带某个时期浑浑噩噩、混吃等死的无聊人生放在文明的显微镜下,让更多的人看清自己。认识自己卑微的阿Q状



《半截老城墙》
周军成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态,进而产生改变的心。鲁迅当年写《狂人日记》等,不正是为了唤醒成千上万的阿Q、用别一种文明的光芒去照彻那些不自觉沉沦于浑浊生活的人们吗?

用这种眼光去看,《半截老城墙》是一本好书,周军成无疑是一个写得很少、但写得很独特的好作家,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未在这里产生过的品种,拓宽了、深化了我们的文学表述。■

一滴水,有多深?

文/叶舟

一滴水,有多深?

这是一句小心翼翼的试问,若援管下笔时,掉落的那一滴墨汁,在无端的纸上驻足、漂泊、晕染,力透纸背,渐次归隐。于是,一滴水,一滴百转千回的墨黑之水,勾勒出一个人的归途与来路,述说了一个人的今世和前生。刘醒龙恰是用这样的一滴水,以像诗一样疼痛的记忆之笔,完成了迄今为止,“乡土中国”最后的一幅哲学画卷:《一滴水有多深》。

是在东湖,在武汉。那年一个笔会的下午,李敬泽、李修文和我三个人,坐在水塘边钓鱼。秋末的日光落下来,泻在水面上,雁掠寒潭,花瓣缤纷。鱼群和我们对着峙,不分高下。这时,刘醒龙来了,中等个儿,寸头,上身铁锈红的休闲装,满脸笑意。

——日光很亮,也照在他的身上,有一层淡淡的红晕,仿佛一袭藏传佛教的袈裟。按着我在藏地的经验,我觉得他像一位刚刚走出了寺院的僧侣,闭关经年,苦修完毕,刚刚踏行在红尘世上,鲜亮异常。他打过招呼,站在岸边,瞧三个人嬉戏。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与我此前想象中的刘醒龙迥异。他安静、内敛、轻声细语、脚不沾尘,似乎刻意不去惊动什么。但他的“杀气”却重,消息慈悲,鱼群早已翘翘而去,不露端倪。此后的时间里,我的鱼漂若三寸铁钉,纹丝不动地钉在水面的水面上,萧条不已。

收了竿儿,逆光走在回去的路上,他照旧有一层红晕。我越望他,越觉得是一位喇嘛。不知为什么,这一印象始终留存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时至今日。

秋夜的晚上,笔会上的活跃分子们,在宾馆地下室的酒吧里闲谈,纵横捭阖,天玄地黄。刘醒龙来了,坐在吧台一侧,安静若一尊瓷器,抿嘴,绽笑,恰到好处地捧场。我猜想,这应该是个有内力的人——“坐密室如通衢,驭寸心如六马。”(冯友兰语)。半夜时散场,不见了刘醒龙,他走得悄无声息。

一滴水,有多深?

如果是一滴简单的水,倒也作罢,偏偏却蕴藏了天雷与地火,像一滴无畏的烈酒。后来才听说,刘醒龙六年磨砺,闭关苦修的一部煌煌大著《圣天门口》,那时才刚刚问世,引得业界好评如潮,众说纷纭。醇酒红人脸,长歌动人心,就是这样一位清坚决绝、金沙深埋的荆楚汉子,腕下雷霆,以110万字的史诗篇幅,重构了中国20世纪的内心和遭际——前年,我和邹静之在北京小酌。席间,静之提起正在改编的《圣天门口》,



《一滴水有多深》
刘醒龙
作家出版社

说难度颇大。我问如何,静之慨然道:史诗,正剧。此刻,由华谊兄弟出品的《圣天门口》,正在如火如荼地拍摄当中,但刘醒龙依旧沉静地坐在幕后,宛如一滴静谧的酒,目送归鸿。

听说,刘醒龙是个对边疆有无限神往的人,草原、雪山、沙漠、戈壁等等旷远的风景,对他有一种莫大的诱惑——我知道,这些风景乃世上的神迹,犹如歌中所唱,“不是真人不显圣,只怕你是半信半疑的人。”我还知道,这种神往其实是一个人心内的“气象”,遂对他心生感佩。

他在正午的日光下迎来,寸头,含笑,依旧是一层红晕。我幻觉丛生,误以为是黄河上游的某座寺院里,偶然走出的一介喇嘛。我将碟片交给他,光斑一跳,仿佛神示。

一滴水,有多深?

如果是一滴简单的水,倒也作罢,偏偏是从心香一瓣的祷念中萃取的,若一滴坚硬的泪,苦涩,且纯洁。刘醒龙自名动天下的一阙《凤凰琴》开始,心忧四百万之众、遍布于穷乡僻壤中寂寂而生的民办教师,而今又将一部《天行者》,呈现给那些“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们——他双目含泪,以笔为帜,在这一滴水中鲸吞波澜,花落莲出。

在北京的宴席中,我吼了一首西北民歌,说送给“阿卡”。刘醒龙不解其意。现在我可以解释了。它是一个藏语词汇,意为——兄长! ■

书衣旧,黄裳老

文/张锐

黄裳藏书品书,写文白夹杂不失其味的绝妙散文,字里行间约略见出国文人倜傥文采的流风余绪。他文约的书卷气是如今书评文字里难得一见的风光霁月,而今连这样一件翩翩书衣也随风而逝,令人不免一声长叹。

黄裳书读得多,底子厚,文笔妙,没有读腐了书的文人的迂阔,由他锦心绣口来评旧戏,更能于精彩处品出戏里戏外的书卷味。

黄裳和巴金、吴晗、汪曾祺以及梅兰芳等交谊甚笃,于文人和名伶间左右逢源,文人的文心和名伶慧于心而秀于口的唱功在他都熟捻于心,故而落笔总是片片字花,即便垂头瞑目,依然落英缤纷。如《论马谩》中,马谩出场,黄裳拈来一句唱词摩挲品味:念“一秉丹心保华夷!”最后一字往往是用的鼻音,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矜持之气,目空一切,十分了不起。其一种自视甚高之作风,着实表现得十足,更不必看后来的种种了。黄裳把玩一句鼻音,管中窥豹见出马谩纸上谈兵的自负,这弦外之音推敲得妙。他于《念小翠花》一文中说小翠花:……他恐怕是《品花宝鉴》人物之留存于现代的末一人了。尝见他穿女衣,照相,作民初的装束,妖冶之至……而《蝴蝶梦》中也看出小翠花的另一种精彩:……劈棺一场,手执菜刀,头发散乱,一脸淫欲与理智相激斗的情状,扑跌,蹇工独绝……点出演技高妙,一语中的。

黄裳观旧戏,常有荡开戏文之外的一笔,闲中着色,妙不可言。《小生三类》中提及演小生的一类元老派如金仲仁,古色古香式,忽地于末段来一句闲笔:最妙的是金仲仁,此公痴肥,倒应与程砚秋配戏,然而他却是常帮荀慧生的。这没来由的一记笔杆棒打,透出的是款款爱煞之意。《怀侯喜瑞》中讲晚年境况潦倒的侯喜瑞昔日红极一时之际,在北平一天赶三场,但内心掩不住欢喜,“从东城赶到西城,压轴赶大轴再赶晚场。不洗脸,乘黄包车来去,候自己笑说,一天被闹三次,传为美谈”,插叙在感叹侯喜瑞复归于穷途的文中,更显得一种苍凉。《小白脸》中又来一段“方巾丑”的议论:说方巾丑第一要韵白,所谓苏州腔,猜想或者是要表示其“文约约”;至于其一举一动,走步子、身段也都规范。总而言之,是得带点“书卷气”此其所以难也。黄裳妙解这方巾丑内的蕴含,虽是外行之言,却也是旧戏别裁。

少年子弟江湖老,一个个红极一时的名伶晚年潦倒的境遇在黄裳笔下顿挫成一声声长叹,《旧戏新谈》是昔日书生黄裳拢起的一堆金粉金沙,是京戏韶华胜极的岁月里时间的灰烬,而今书衣翩翩依旧,黄裳已不似当年,熟悉的老朋友一个个都离开尘世,对着一张张空桌椅,步履蹒跚的黄裳也在2012年9月5日走了他人生最后一站,终年93岁。



《旧戏新谈》
黄裳 著
北京出版社

闲来又把那本《旧戏新谈》从书橱里捻出来。暮色中旧黄的书页随风哗啦啦地翻卷,书里的黄包车夫正脚步飞快地拉着一袭长衫的黄裳匆匆往戏院赶,那时《法门寺》还没有结束,那时,一切才刚刚开始。■